

那晚在酒中 (修订版)



知而行书坊

名家雅谈

文化名家谈酒录

善饮酒者 酒逢知己千杯少。
善品酒者 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善论酒者 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京华出版社

那晚在酒中 (修订版)

I266 / 41



知而行书坊

名家雅谈

文化名家谈酒录

善饮酒者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

善品酒者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善论酒者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晚在酒中:文化名家谈酒录/杨耀文选编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5

ISBN 7-80724-148-9

I. 那... II. 杨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5552 号

文化名家谈酒录——那晚在酒中

编 著 ☐ 杨耀文选编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(发行部)

(010)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 (编辑部)

E-mail: 80600pub@bookmail.gapp.gov.cn

印 刷 ☐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☐ 787mm × 960mm 1/16

字 数 ☐ 180 千字

印 张 ☐ 16 印张

印 数 ☐ 1-3000

出版日期 ☐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☐ ISBN 7-80724-148-9

定 价 ☐ 26.80 元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前言

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。纵观酒的发展史和中国文学发展史，二者结合得是十分紧密的！从最早的文学著作《诗经》开始，直到享誉海外的《红楼梦》，三千年来的文学著作中，几乎都离不开酒。无论是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的景色，还是“斗酒诗百篇”的激情；无论是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的感慨，还是“莫使金樽空对月”的气概；无论是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的喜悦，还是“绿酒一杯歌一遍”的心情；无论是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的意境，还是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无奈……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饮酒吟诵，借酒明志，留下佳作无数，这些绝妙佳句的广泛流传，更为酒增添了一份浓厚、神秘的历史文化底蕴！

历代文人更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司马相如卖过酒；扬雄问字载过酒；曹操感悟吟过酒；曹植上臆耽过酒；孔融志愿空过酒；竹林七贤迷过酒。南北朝后，酒和文人的关系就更为密切。

古往今来，一个酒字，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，也令无数王者为之折腰。酒是豪爽的象征，酒是英勇的化身，酒是洒脱的表现。历史与文化给了酒全新的诠释，酒文化源远流长，根深叶茂。

文人的创作离不开对生活的感悟，而酒又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，酒简直就是文人创作的源源才思。

在这里，我们集合了现当代文人关于酒的所思、所感、所悟，相信你也能陶醉在酒的文化余韵之中。

酒

目 录

谈 酒	周作人(1)
酒与水	王统照(5)
沙坪的美酒	丰子恺(7)
吃 酒	丰子恺(11)
湖畔夜饮	丰子恺(15)
宴之趣	郑振铎(19)
微醉之后	石评梅(24)
酒 癡	胡也频(27)
酒 话	楼适夷(36)
酒量与酒德	秦瘦鸥(40)
何以解忧	陈白尘(43)
酒	柯 灵(46)
酒呵！酒	端木蕻良(51)
喝酒的故事	冯亦代(55)
酒 故	黄苗子(65)

目 录

CONTENTS

文化名家谈

酒 录

2

三 醉	碧 野(71)
小酒人语	朔 望(77)
借题话旧	方 成(81)
陪父亲喝酒	叶至善(85)
酒 话	黄 裳(88)
就戏谈酒	韩 羽(90)
父亲醉酒	叶至诚(92)
我和酒	新凤霞(96)
壶中日月长	陆文夫(103)
醉 福	忆明珠(109)
坛外说酒	公 刘(114)
壶边天下	高晓声(118)
酉日说酒	李 准(127)
酒和方便面	宗 璞(132)
独饮小记	洛 夫(136)
诗人与酒	洛 夫(140)
酒的反调	牧 惠(144)
二锅头颂	李国文(147)
我是一个欢乐而醉的饮者	白 桦(150)
关于喝酒	邵燕祥(153)
文人与酒(唱词)	王 蒙(156)
到“曲江春”吃酒	王 蒙(158)
酒 趣	周 明(160)
醉也难不醉也难	张 洁(162)
酒人酒事	李硕儒(165)
醉 酒	李一信(177)
酒 颂	舒 展(180)

目 录

文化名家谈

酒 录

CONTENTS

啤酒暮想曲	舒 展(185)
潇洒酒乡	汪浙成(191)
不酒而酒	徐城北(195)
怕 酒	郑万隆(200)
杏花村访酒	梁 衡(206)
泰山与酒	李存葆(209)
北京人喝酒	肖复兴(213)
酒 人	高洪波(216)
斗酒不过三杯	舒 婷(219)
酒	贾平凹(222)
劝君更尽一杯酒	刘锡诚(225)
我与酒	莫 言(230)
酒与真言	张志民(235)
买酒记	池 莉(239)
《红楼梦》与酒及其他	周 雷(244)

周作人

谈 酒

经典雅谈

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,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,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。醉了,困倦了,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,也是很安舒的,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。

这个年头儿,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。我虽是京兆人,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,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。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,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,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,因为儿歌里说:“老酒糯米做,吃得变 nionio”——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。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,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,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,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,俗称“酒头工”,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,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。有一个远房亲戚,我们叫他“七斤公公”——他是我舅父的族叔,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,所以舅母只叫他作“七斤老”,有时也听见她叫“老七斤”,

善饮酒者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 善品酒者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善论酒者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他是这样的酒头工，每年去帮人家做酒；他喜吸旱烟，说玩话，打麻将，但是不大喝酒（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，照市价计算也不值十文钱），所以生意很好，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。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，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，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，好像是螃蟹吐沫（儿童称为蟹煮饭）的样子，便拿来煮就得了；早一点酒还未成，迟一点就变酸了。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，别人仍不能知道，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，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。

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，以表示其斯文，实在是不对的。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，浅而大，底有高足，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槟杯。平常起码总是两碗，合一“串筒”，价值似是六文一碗。串筒略如倒写的“凸”字，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，以洋铁为之，无盖无嘴，可倒而不可筛，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，筛出来的不大好吃。惟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“荡”（置于水器内，摇荡而洗涤之谓）串筒，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，客嫌酒淡，常起争执，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荡串筒，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。能饮者多索竹叶青，通称曰“本色”，“元红”系状元红之略，则着色者，惟外行人喜饮之。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，惟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。相传昔时人家生女，则酿酒贮花雕（一种有花纹的酒坛）中，至女儿出嫁时用以饷客，但此风今已不存，嫁女时偶用花雕，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，饮者不以为珍品。有些喝酒的人预备家酿，却有极好的，每年做醇酒若干坛，按次第埋园中，二十年后掘取，即每岁皆得饮二十年陈的老酒了。此种陈酒例不发售，故无处可买，我只有一回在旧日业师家里喝过这样的好酒，至今还不曾忘记。

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，又这样的喜欢谈酒，好像一定是个与“三酉”结不解缘的酒徒了。其实却大不然。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，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，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，且喝且谈天，

至少要花费两点钟，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。但我却是不肖，不，或者说有志未逮，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，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。自从辛酉患病后，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，定量是勃兰地每回二十格阑姆，蒲桃酒与老酒等倍之，六年以后酒量一点没有进步，到现在只要喝下一百格阑姆的花雕，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。（以前大家笑谈称作“赤化”，此刻自然应当谨慎，虽然是说笑话。）有些不胜之量的，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，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羡，只可惜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，好像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的颜色，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

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，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，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。白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，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，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，也总觉得不很和善。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，只是仿佛新酒模样，味道不很静定。蒲桃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，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兰地。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，至于酒则很有工夫，决不下于中国。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卮，正如吸烟卷一般，但不必一定进国货党，咬定牙根要抽净丝，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是无所不可的，至少是我个人这样地想。

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。有人说，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，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，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，而不是精神的陶醉。所以照我说来，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，我想快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，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。醉了，困倦了，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，也是很安舒的，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。昏迷，梦魇，呓语，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；其实这也是有限的，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。我喝着酒，一面也怀着“杞天之虑”，生恐强硬的礼教反动之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，结果是借醇酒妇人以避礼教的迫害，沙宁（Sanin）时代的

善饮酒者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 善品酒者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善论酒者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出现不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，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，那么杞天终于只是杞天，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。倘若如此，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吧？

王统照

酒与水

经典雅谈

惟淡能永，惟无色、无味能清涤肠胃。人生的日常饮料，如智慧，此外你将何求？

“无人生而为饮水者，”因为惟酒有热力，有激动的资料，“水”，对于疲倦衰弱者更不相宜。

人生难道为喝白水而来的吗？那样清，那样淡，味道醇化了，几乎使饮者麻木了触觉与味觉。

乏味而可厌的水却被神创造出来，强迫人喝下去；除此外，人间还有更大的不平事吗？

“将渴死，守着白水，明知是可以解救一时的危急，而想吃酒的热情不能自制。纵然救了渴死，而灵魂中的窒闷怎样才能消除。”“酒”它能惹起你的兴奋，冰解了你的苦闷，漠视了痛苦，增加你向前去，向上去，向未来去的快步。总之，它是味，是力，是热情，是康健的保证者！

善饮酒者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 善品酒者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善论酒者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除却神经已经硬化了的人，哪个不存着这样似奇异而是人类本能的欲念？

但是癫狂呢，沉迷呢？

如果对“酒”先存了如此忧恐，不是人生的“白水”早已预备到他的唇吻旁边？

他对着“水”显见得十分踌躇，智慧在一边念念有词，而热情却满泛着青春的血色，也在一边对他注视。

究竟在“水”与“酒”之间，将何所取？

他的手抖颤着。

迟疑与希求的冲突，他的手向左，向右，都无勇决的力量伸出来，而智慧与热情都等待着：一在嘲笑，一在愤怒。

而且渴念焚烧着他的心。

惟淡能永，惟无色、无味能清涤肠胃。人生的日常饮料，如智慧，此外你将何求？

无力怎能创造，无热怎能发动，无激动亦无健康，此外，即有智慧，不过是狡猾的寻求，而非勇健的担承！

两种声音；两种表现；两种的敌视与执著，对他攻击。

他的手更抖颤起来。

渴念从他的心底迸发出不能等待的喊呼，冲出了他的躯壳。于是这怯懦的人终被踌躇结束了！

而两边嘲笑与愤怒的云翳，仍然互相争长，遮盖了他的尸身。“无人生而为饮水者！”长空中有响亮的声音。

“但‘酒’是人生渴时的饮物吗？”另一种声音恳切地质问。

“能饮着智慧杯中调和的情感，那不是既可慰他的渴念，也可激动他的精神吗？”仿佛是一位公断官的判词。

但被渴死的他的躯壳却毫无回应。

愚与迟疑早把他的灵魂拖去了，那里只有一具待腐的躯壳而已！

丰子恺

沙坪的美酒

经典雅谈

在晚酌中看成群的儿女长大成人，照一般的人生观说来是“福气”，照我的人生观说来只是“兴味”。这好比饮酒赏春，眼看花草树木，欣欣向荣；自然的美，造物的用意，神的恩宠，我在晚酌中历地感到了。

胜利快来到了。逃难的辛劳渐渐忘却了。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沙坪坝庙湾特五号自造的抗建式小屋中的数年间，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，是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。

我不喜吃白酒，味近白酒的白兰地，我也不要吃。巴拿马赛会得奖的贵州茅台酒，我也不要吃。总之，凡白酒之类的，含有多量酒精的酒，我都不不要吃。所以我逃难中住在广西，贵州的几年，差不多戒酒。因为广西的山花，贵州的茅台，均含有多量酒精，无论本地人说得怎样好，我都不不要吃。

由贵州茅台酒的产地遵义迁居到重庆沙坪坝之后，我开始恢复晚酌，酌的是“渝酒”，即重庆人仿造的黄酒。

善饮酒者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 善品酒者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善论酒者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我所以不喜白酒而喜黄酒，原因很简单：就为了白酒容易醉，而黄酒不易醉。“吃酒图醉，放债图利”，这种功利的吃酒，实在不合于吃酒的本旨。吃饭，吃药，是功利的。吃饭求饱，吃药求愈，是对的。但吃酒这件事，性状就完全不同。吃酒是为兴味，为享乐，不是求其速醉。譬如二三人情投意合，促膝谈心，倘添上各人一杯黄酒在手，话兴一定更浓。吃到三杯，心窗洞开，真情挚语，娓娓而来。古人所谓“酒三昧”，即在于此。但决不可吃醉，醉了，胡言乱道，诽谤唾骂，甚至呕吐，打架。那真是不会吃酒，违背吃酒的本旨了。所以吃酒绝不是图醉。所以容易醉人的酒绝不是好酒。

巴拿马赛会的评判员倘换了我，一定把一等奖给绍兴黄酒。

沙坪的酒，当然远不及杭州上海的绍兴酒。然而“使人醺醺而不醉”，这主要条件是具足了。人家都讲究好酒，我却不大关心。有的朋友把从上海坐飞机来的真正“陈绍”送我。其酒固然比沙坪的酒气味清香些，上口舒适些；但其效果也不过是“醺醺而不醉”。在抗战期间，请绍酒坐飞机，与请洋狗坐飞机有相似的意义。这意义所给人的不快，早已抵消了其气味的清香与上口的舒适了。我与其吃这种绍酒，宁愿吃沙坪的渝酒。

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这真是善于吃酒的人说的至理名言。

我抗战期间在沙坪小屋中的晚酌，正是“意不在酒”。我借饮酒作为一天的慰劳，又作为家庭聚会的一种助兴品。在我看来，晚餐是一天的团圆。我的工作完毕了；读书的、办公的孩子们都回来了；家离市远，访客不再光临了；下文是休息和睡眠，时间尽可从容了。若是这大团圆的晚餐只有饭菜而没有酒，则不能延长时间，匆匆地把肚皮吃饱就散场，未免太少兴趣。况且我的吃饭，从小养成一种快速习惯，要慢也慢不来。有的朋友吃一餐饭能消磨一两个小时，我不相信他们如何吃法。在我，吃一餐饭至多只花十分钟。这是我小时从李叔同先生学钢琴时养成的习惯。那时我在师范学校读书，只有吃午饭（十二点）后到

一点钟上课的时间，和吃夜饭（六点）后到七点钟上自修的时间，是教弹琴的时间。我十二点吃午饭，十二点一刻须得到弹琴室；六点钟吃夜饭，六点一刻须得到弹琴室。吃饭，洗碗，洗面，都要在十五分钟内了结。这样的数年，使我养成了快吃的习惯。后来虽无快吃的必要，但我仍是非快不可。这就好比反刍类的牛，野生时代因为怕狮虎侵害而匆匆吞入胃内，急忙回到洞内，再吐出来细细地咀嚼，养成了反刍的习惯；做了家畜以后，虽无快吃的必要，但它仍是要反刍。如果有人劝我慢慢吃，在我是一件苦事。因为慢吃违背了惯性，很不自然，很不舒服。一天的大团圆的晚餐，倘使我以十分钟了事，岂不太草草了？所以我的晚酌，意不在酒，是要借饮酒来延长晚餐的时间，增加晚餐的兴味。

沙坪的晚酌，回想起来颇有兴味。那时我的儿女五人，正在大学或专科或高中求学，晚上回家，报告学校的事情，讨论学业的问题。他们的身体在我的晚酌中渐渐高大起来。我在晚酌中看他们升级，看他们毕业，看他们任职。就差一个没有看他们结婚。在晚酌中看成群的儿女长大成人，照一般的人生观说来是“福气”；照我的人生观说来只是“兴味”。这好比饮酒赏春，眼看花草树木，欣欣向荣；自然的美，造物的用意，神的恩宠，我在晚酌中历历地感到了。陶渊明诗云：

“试酌百情远，重觞忽忘天。”我在晚酌三杯以后，便能体会这两句诗的真味。我曾改古人诗云：“满眼儿孙身外事，闲将美酒对银灯。”因为沙坪小屋的电灯特别明亮。

还有一种兴味，却是千载一遇的：我在沙坪小屋的晚酌中，眼看抗战局势的好转。我们白天各自看报，晚餐桌上大家报告讨论。我在晚酌中眼看东京的大轰炸，莫索里尼的被杀，德国的败亡，独山的收复，直到波士顿宣言的发出，八月十日夜日本的无条件投降。我的酒味越吃越美。我的酒量越吃越大，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。大家说我们的胜利是有史以来的一大奇迹。我的胜利的欢喜，是在沙坪小屋晚上吃酒吃出来

善饮酒者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 善品酒者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善论酒者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的！所以我确认，世间的美酒，莫过于沙坪坝的四川人仿造的渝酒。我有生以来，从未吃过那样的美酒。即如现在，我已“胜利复员，荣归故乡”；故乡的真正陈绍，比沙坪坝的渝酒好到不可比拟，我也照旧每天晚酌；然而味道远不及沙坪的渝酒。因为晚酌的下酒物，不是物价狂涨，便是盗贼蜂起；不是贪污舞弊，便是横暴压迫。沙坪小屋中的晚酌的那种兴味，现在已经不可复得了！唉，我很想回重庆去，再到沙坪小屋里去吃那种美酒。